

明神宗評傳

战继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明神宗评传

战继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红

封面设计：杜 娟

明神宗评传

战继发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x@yeah.net

印 刷 肇东市粮食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 印张 15.375

字 数 320 000

印 数 1 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号 ISBN 7-207-05288-X/K · 663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明穆宗隆庆皇帝的第三子。他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563年9月4日），卒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享年58岁。在今天看来，58岁并非高寿，但在多为短命之君的明代皇帝中，其寿数之高，已是位居前列。在明代16个皇帝中，享年39岁以下者多达10人，而只有太祖、成祖和世宗的寿数列于神宗之上。从享年上看，在明代16帝中，神宗居于第四位；但从在位年限看，则居于首位。神宗居皇位长达48年之久，这是明代其他皇帝无法比拟的，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因神宗年号为万历，故习惯上称其为万历皇帝。以年号代帝称，是明清以来的惯常之习。又因朱翊钧死后谥号为神宗，故后人又称其为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出生于生活优裕的皇族王府之中，他5岁为太子，10岁登基，在位48年，虽不是明君，但却称得上是“名君”。这并不单纯是因为他统治时间长，还因为他有着与其他皇帝迥然不同的特点与个性。他是一个颇具神秘感而又处处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琢磨的人。比如，他具有深厚的才学和聪明的智慧，已非泛泛之辈，但其做事的荒唐和昏庸又绝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昏君。再如，他对首辅张居正生前和死后的态度也判若两人。张居正生前备受神宗尊崇，神宗对之以“元辅张先生”相称，恩崇盛极一时。甚至神宗及慈圣皇太后在召见张居正之母时，也是优礼有加，倍加眷顾，“凡

用家人礼”。君臣相处之睦如此，实属罕见，一种超越君臣关系的人间真情融于其中，令人称慕不已。但谁又曾料到，就在张居正死后不久，其君相之谊便烟消云散，神宗命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之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家人饿死数口，张居正本人也险些被开棺戮尸。君王反目，何以如此之速？又如，在万历初政时，神宗这位少年天子表现出勤奋好学、虚心求治等诸多圣主之象，臣子们对这位未来的“大明君”抱有极大的期望；但人们哪里会想到，在他亲操政柄，乾坤在握时，却又表现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重人格：嗜酒、恋色、贪财、尚气。以往“明君求治”的气象已踪影全无。凡此种种，其一生反差极大，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令人骇怪。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历史表象的背后，究竟深藏着何等的缘由与奥妙，正是本书所要揭示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近年来有关明神宗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有些问题仍不能形成定论。这既包括一些细琐的问题，也包括诸如对明神宗如何作整体评价的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大家不断探索、不断交流，定会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从总体而言，明神宗的一生是醉生梦死、荒唐至极的一生。嗜酒、恋色、贪财、尚气乃人生“四戒”，而明神宗却集酒色财气于一身，诸恶兼具。除张居正辅政的10年外，在其乾坤独断的38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将酒色财气发挥至极。他嗜酒如命，喜作长夜之饮，一年360日，多徜徉于醉梦之所。本来饮食男女乃人之天性，无可厚非，但像神宗这样恋色成癖，实不可取。他不仅迷恋嫔妃，长卧温柔之乡，而且宠幸“十俊”，与小太监厮混在一起，难免有性变态之嫌；酒色使其疾病缠身，而怠于临朝，特别是因为迷恋郑贵妃，而欲废

长立幼，国本不牢，人情汹汹，中外失望；贪财好利，而矿监税使遂兴，中使四出搜刮，与民争利，荼毒生灵，罪孽天下；尚气则失之理智，是非不辨，对百官动辄刑罚有加，小人得志而君子贬抑，贤奸杂处而朝廷危局难以振救。而最终造成章奏留中，缺官不补，统治中枢运转失灵，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党争剧烈而祸及宗社，民变兵变风起云涌，兵备不修而辽东封疆残破，种种亡国之相俱已形成。所以《明史·神宗本纪》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清代非常流行的说法，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明神宗所造成的“溃败决裂”之局，后世已无法振救。明神宗播下的这颗亡国的种子结出的恶果，留给了其孙崇祯帝品尝，使这个“君非亡国之君”的贤孙，吞下了这枚苦果，身遭亡国之痛！

明神宗统治时期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大转折期。促成大明国运迅即衰亡，明祚逐渐倾移之局的始作俑者正是明神宗。明神宗虽非亡国之君，但其对明朝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因如此，研究明朝亡国史不可不研究明神宗，研究全明史不可不研究万历朝之转折。此外，研究明神宗还可以使我们对丰富的历史遗产有所借鉴，以指导现实，启迪未来。

本书以史实为根据，做到言必有据，忠实客观地再现历史，同时力争以清新活泼的笔调，展现传主和有关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活经历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以便让更多的读者有兴趣了解书中所描绘的一切。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十岁登基的天子	
1. 生当帝国内忧外患，江河日下之时	1
2. 宫女所生的无名之子，成了一国的储君	11
3. “令主”贪色而英年早逝，十龄小童竟荣登帝位	23
第二章 顾命大臣的角逐	
1. 高拱这头内阁中好斗的雄狮，在他与冯保、张居正 之间，已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42
2. 高拱在排兵布阵，冯保却慌了手脚，幸有高人点拨， 方使出一招“杀手锏”	58
3. 几代的期盼，都落在这“千古奇人”的身上	78
4. 醉翁之意不在酒，“王大臣案”枉生波澜	90
第三章 倚托江陵秉政	
1. “风云一代真奇会，鱼水千年岂易投”	100
2. “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谱写万历新政篇章	123
3. “弄潮儿”顶住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逆流，稳稳地撑 住了改革的航船	140
4. 君相执意“夺情”，又岂惜血肉横飞于殿廷之上	148

5. 葬父迎母，江陵得“遂乌鸟思亲之念”；皇恩浩荡，
翁堂尽享死后生前殊荣 159

第四章 走向成年的皇帝

1. 神宗抑制不住新婚的喜悦，满面春风地降阶相迎，
将皇后引入内殿 171
2. 走向成年的皇帝，早已不满“师相”与“大伴”的
摆布，怨恨在胸中一天天地滋长 181
3. “师相”死了，“大伴”被抄家，神宗总算出了一口
恶气 191
4. 神宗又导演了一出抄没张家的悲剧，“可怜身名灰
灭，骨肉星散” 203

第五章 自鸣得意的“三大征”

1. “黄毛虏”嗾人杀了宁夏巡抚，与“套骑”联手
对付天朝大军，神宗也在调兵遣将 222
2. 御倭援朝，连年争战几时休？树倒猢猻散，侥幸取
胜也堪彪炳千秋 236
3. 祸缘女色，世守播州的杨应龙走上了谋叛绝路；
天兵压境，覆巢之下无完卵 250

第六章 醉生梦死的生活

1.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260
2. 春秋鼎盛却常常“头晕眼黑”，还是雒于仁说得对：
“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 268
3. 神宗的主意已定：还是宫中游乐来得快活，何必再

去理那令人生厌的朝政	281
------------------	-----

第七章 矿税太监的肆虐

1. 正常的收入满足不了不正常的开支，贪婪的朱翊钧 便施出了非常的手段	290
2. 矿税太监肆虐无忌，激起民变、兵变风潮	299
3. 群臣屡谏不听，矿税之祸何时了？只要神宗生命不 息，黎庶此灾难休	310

第八章 波谲云诡的国本之争

1. 神宗专宠，引发立储风波，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 定之规	323
2. 解铃还须系铃人，“三王并封”之议兴而复寝	333
3. “妖书”两见，权臣倾轧，“讹言沸兴，街坊酒肆 无敢偶尔夜会者”	343
4. 国本之争中的宫闱内幕：从神灵前的密誓到“都人 之子”的册立	358
5. 福王离京就藩，国本似已牢固，岂料东宫又闯进个 杀手来	366

第九章 危机四伏的亡国之兆

1. 缺官不补，廊庙空虚，弊窦丛生，遗患无穷	377
2. “国家之祸，莫烈于朋党”，万历朝所开启的朋党 争端，一发不可收拾	386
3. “罕王”崛起辽东，以“七大恨”誓师，明师喋血 萨尔浒	404

第十章 走进冥冥之中

1. 百病缠身，已是风烛残年；颁示遗诏，犹露自私 本性	420
2. 新即位的天子吃了两颗“红丸”便一命呜呼，李选 侍却仍赖在乾清宫不走	430
3. 定陵多风雨，盖棺论难定	444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464
附录二：作者发表的主要论著	467
后 记	472

第一章 十岁登基的天子

1. 生当帝国内忧外患,江河日下之时

在大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酉时,也就是公元1563年9月4日太阳落山的时候,夕阳的余晖尚未褪尽,西边的天空还泛着一抹红霞。喧闹一天的小鸟,似乎已觉疲倦,各自回到自己精心营造的小巢。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忙碌了一天,也该放松一下疲惫的身躯和绷紧的神经了。但在京城的裕王府中,此时绝无这等悠闲。裕王夫妇、家人及侍婢都忙得焦头烂额,每个人脸上都泛着焦急、紧张和期盼的神情。在裕王的府邸之中,除了能听到女人因阵痛而发出的呼叫和呻吟声之外,似乎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周围了无声响,一片沉寂。终于,婴儿面世的啼哭声打破了这难耐的寂静,一个白胖胖的男婴呱呱坠地了。周围的人们、特别是裕王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这刚刚出生的婴儿自不同于寻常,乃当朝天子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亲孙,日后竟成为统治大明帝国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就是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

对于地位至高无上、生活优裕已极的皇族来说,添丁进口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但裕王在喜悦之余,心头不免掠过一缕忧郁的愁云。因为乃父嘉靖皇帝,绝不愿闻皇室添丁进口的消息,相反却对白兔的诞生、白龟的卵育以及白鹿产子更感兴趣,甚至以斋醮、告庙的形式来庆贺。这究意是为什么?还须从头说起。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乘元末之乱，起身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祚以来，至明世宗朱厚熹即帝位，已经历了11位皇帝。大体来说，从明太祖洪武时期，中经短暂的建文朝，至明成祖永乐时期，为明朝开国创制及巩固统治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大明君臣们不仅以武功平定了天下，统一了全国，有效地抵制了“南倭北虏”的侵扰，而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均已建立起来。学校之教遍施于全国，虽穷乡僻壤，山陬海涯，亦有庠声序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明初学校之盛可谓空前绝后。它一方面为建设大明帝国培养了大批“居无不正，习无不端”的人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教化全社会的作用，从而改变了元末风俗陵替、教化沦丧的情势，出现了士习淳朴、事治民安、社会秩序井然的景象。可谓文治武功，成就斐然。接下来便是明仁宗和明宣宗统治时期，两位皇帝在前朝政绩基础之上，因势利导，使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生机勃勃，出现了史家所称颂的“仁宣之治”，大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但从明英宗开始，国势中衰。英宗宠信宦官王振，而太阿倒置，终于酿成“土木之变”，几十万大军覆没，英宗也被蒙古瓦剌部所俘，丧师辱国，元气大伤。自此以后，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相继御极，他们多为平庸之辈和昏庸君主。虽然孝宗颇有作为，曾革除前朝积弊，力图振作，一度出现“弘治中兴”之局，但仍无法扭转明朝走向衰落的趋势，其后继者也没有将他开创的局面保持下去。到明朝的第11代君主明世宗朱厚熹统治之时，大明帝国的境遇更是江河日下。

明神宗的祖父朱厚熹是从藩王的府邸走向皇宫的，他当皇帝纯属历史的偶然。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荒唐至极，不受任何封建

礼法的约束，在宫中呆腻了，便去“豹房”中寻欢作乐，对“豹房”中的声色犬马之娱乐倦了，便别出心裁地巡幸各地，奸淫臣民妻女乃至孕妇以自娱。终因荒淫无度，劳神伤身，致呕血而卧，一病不起，以31岁英年殒身于终日游乐的“豹房”之中。由于明武宗或游乐于“豹房”，或寻幸于民间，罕御妃嫔，而致死后无子。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皇位不能空悬，既然“父死子继”已不可能，那么也只有“兄终弟及”了。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力主和张太后的支持下，最后决定迎立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长子、明武宗之从弟朱厚熜为皇帝。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1521年5月27日），时年14岁的朱厚熜被从藩国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迎至京师。这位王子虽然年龄不大，性情却是相当的倔强，拒绝受人摆布。就在他到达京师的当天，便提出不同意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礼，他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①这就迫使阁臣与礼部不得不改变事先的安排而作出让步。礼部原来让他“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的安排作废，而改为从大明门进入，直接进入奉天殿即皇帝位，^②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1522年）。朱厚熜坚决拒绝以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完全取决于他想独立于明孝宗、明武宗之系的强烈意识。这种意识进一步强化，便导致了“大礼”之争。

明世宗极少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方面考虑如何治政，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紧紧地围绕着个人私利这一轴心。在其统治前期，为“大礼”之争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以扩大皇权，巩固帝位。

明世宗是以藩王的身分入继大统的。按照封建的礼仪，世宗必须过继给孝宗，称孝宗为皇考，而只能称自己的生父为皇叔考、生母为皇叔母，也就是既继帝统，又继帝嗣。明世宗不甘心如此，而欲

^{①②}《明史》卷17，《世宗本纪一》。

尊崇其亲生父母，意在继统不继嗣，以使其父母有帝、后之称。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多数朝臣坚决反对，决心按封建礼法行事。然而，观政进士张璠、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少数谄媚之臣，却一味迎合皇帝，支持皇帝的主张。于是双方引经据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所谓“大礼议”的争论中，有迎立之功的杨廷和等官员被迫辞职。但争论并未因此结束，反而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皇帝命礼部更改其父母尊号，这在朝廷之中引起轩然大波。七月十五日（8月14日），群臣利用散朝之机，聚集在一起，准备与皇帝抗争。杨廷和之子杨慎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王元正、张璠等人将群臣留于金水桥南，并且倡言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于是有二百余人汇集起来，跪伏于左顺门下，希望皇帝收回成命。嘉靖皇帝毫不退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请愿诸臣进行严惩，或下狱，或充军，遭廷杖者即有一百八十余人。编修王相等17人，竟惨死在杖下。在腥风血雨之下，一切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皇帝利用绝对的权威最终取得了“大礼”之争的胜利，追尊生父为“恭穆献皇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

“大礼”之争长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世宗把主要精力投放到议大礼上，甚至不惜罢免重臣，杀戮违抗者。他这样做绝非仅仅是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是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和前朝官僚对他的束缚。

嘉靖朝君臣以巨大的精力长期投入到这种礼仪之争中，却忽略了实政建设，确如史书所言：“祇争于仪节，反实政略焉。”^① 当时

^①谈迁《国榷》卷64。

最大的政务之失是兵备不修，边防松懈，从而造成了“南倭北虏”之患。

所说“北虏”即指明朝北边的蒙古各部。自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居塞外，但经常侵扰北方。能否酿成大患，关键取决于明朝的边备情况。嘉靖时期，由于不注重治军，边备松懈，这就给蒙古入边侵扰创造了时机。嘉靖中期，蒙古的俺答部最为强盛，经常侵入明朝边境，掠夺财物、畜产以及人口，给延绥诸边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甚至对明朝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庚戌之变”为祸尤为严重。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部对明朝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明朝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在抵抗中阵亡。因贿赂权奸严嵩之子而得官的宣府大同总兵仇鸾，不但不设法抵抗，反而向俺答行重贿，请求俺答不犯大同，进攻他地。八月，俺答果然移兵东犯蓟州。由于明军不堪一击，俺答率军由古北口而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经通州，很快兵临北京城下。他们沿途“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①这时城内人情汹汹，惊恐万状。而严嵩抱着敌人“饱将自去”的念头，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抵抗。后来蒙古兵在百般蹂躏民众，大掠财物及男女之后，扬长而去。当时齐集京城的各路援兵均由新上任的大将军仇鸾统辖，“凡十余万骑”，但面对蒙古兵大掠而去，竟不敢追击，“相视莫敢发一矢”。^②这一蒙古入掠京畿事件发生在庚戌年，故称这次事变为“庚戌之变”。“庚戌之变”充分说明了明朝军事衰败，边防空虚，政府腐败无能。此后，北边烽火连绵不断，而在这种情况下，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

此时，北边有蒙古侵扰，不得安宁；东南沿海又有倭寇侵掠，即

^{①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9，《庚戌之变》。

“南倭”之患。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期（1333—1392年），许多溃兵败将及生活无着落的人流亡海上，与奸商相勾结，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因为日本古代被称为“倭奴国”，所以人们称这些日本海盗为“倭寇”。明初，由于军力雄厚，严整海防，虽然倭寇屡屡侵扰，但终未酿成大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1573年），各封建主相互兼并，争战不已，在战争中许多失去军职的武士（即所谓“浪人”），沦为海盗，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他们挖坟掘墓，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甚至把婴儿绑在竿子上，用滚沸的开水浇烫，听着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以此取乐。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得孕妇卜度男女，剖视中否为胜负饮酒，积骸如陵”。^① 这些残忍的豺狼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横行，与明朝政府腐败、兵备荒废和海防松弛有着密切的关系。

倭寇横行无忌，不仅残害百姓，一些地方官员也遭其毒手。在严重的倭患面前，明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浙江后，采取有力措施，“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② 还派军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杀通倭海盗头目李光头，并追袭倭寇至福建沿海地区，杀死另一头目许栋。同时搜捕通倭奸商与沿海豪绅，处死罪大恶极者。朱纨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损害了闽浙一带豪绅的利益。这些豪绅及其在朝中的代表纷纷攻击朱纨，使朱纨深刻地认识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③ 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终以“擅杀”之罪罢了朱纨，朱纨自知凶多吉少，服毒自杀。从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不久，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②③} 《明史》卷205，《朱纨传》。

明政府又“撤备弛禁”，自毁长城。一度被扼制的倭寇，气焰复炽，又横行于东南十几年。^①

在朱纨被陷害至死的十几年后，有一位主张抗倭的大僚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此人便是张经。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经被任命为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慷慨自负，誓平倭寇。王江泾一战，使数千倭寇丧生，被史家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②但权奸严嵩之义子赵文华因忌贤妒能，上疏陷害张经，严嵩在朝中与之呼应。于是，这位壮志未酬的抗倭英雄被处以死刑。真是千古奇冤！

嘉靖末年倭患日益严重，朝廷一些有识之士力主平倭，在以俞大猷、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下，最终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寇，解除了为祸几十年的倭患。

由于明世宗对国家政事漫不经心，致使“南倭北虏”之祸蔓延数十年，不知有多少人因之家破人亡。虽然明世宗对百姓的生命不屑一顾，但却分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为了长生不老，永享富贵，他开始迷信道教，崇尚玄修，甚至在宫中设道场，作为斋醮之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浑浑噩噩的玄修中度过的，以致二十余年不视朝。世宗宠信的方士前有邵元节，后有陶仲文。世宗给他们加官晋爵，对他们优礼有加，一切待遇均在诸臣之上。为谄媚世宗，陶仲文进炼药之法，即以少女的月经等为材料，炼所谓的“先天丹铅”，并说长期服用这种药可以长生不死。世宗对此无稽之谈信以为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冬，在京城内外选8~14岁的少女300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选10岁以下的幼女160人入宫，

^①《明史》卷205，《朱纨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